

暖殇

nianniangingshen

念念情深

翩若行云 作品



深情来袭

世界上最能打动人的，是爱情。

当爱来过，你便再也无法忘记。当爱来过，你便再也无法忘记。

有一种爱
想爱，不能爱
想放，放不了

最美五星文
飘泪推荐



中国言实出版社

nianniangingshen

念念情深

翩若行云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念念情深 / 翩若行云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71-1444-4

I. ①念… II. ①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239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170千字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5171-1444-4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再见已是，红尘陌路	1
第二章	那些，回不去的曾经	17
第三章	指间冰凉，谁的疯狂	37
第四章	千帆过尽，难忘当初	53
第五章	风雨里，梦一场缠绵	69
第六章	海棠依旧，诺已成空	85
第七章	一步之遥，天涯两岸	101
第八章	爱到极致，一笑难逢	115
第九章	花期已逝，埋葬爱情	131
第十章	一场告别，倾尽全力	147
第十一章	诉不尽的，深情无怨	165
第十二章	相濡以沫，无关传奇	183
第十三章	倾城绝恋，倾世深情	199
第十四章	满城烟火，一夜永恒	217
第十五章	离别前夕，抵死缠绵	231
第十六章	爱如血液，爱如空气	247
终 曲	只有拥你入怀，恨方休	265

第一章 再见已是，红尘陌路

世界上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

这是谁说过的话？

夏沫觉得自己忘记了很多事，静静地凝望机窗外，在那万里空寂，无边苍茫的云天深处，慢慢地幻化出一张脸庞。那个名字，出现在她身体里最疼的地方：暮沉，你在万里层云之外，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

应该已经忘了吧！

走出机场，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她没有一个目的地，乘坐着一辆车，不知不觉中，又踏上了曾和他一起走过的路，走进这一家和他逛过无数次的、名为“欢乐谷”的奢侈品商店。

只是，物换星移，橱窗里陈列的再也不是她熟悉的曾经。

她有一些惆怅，转身之际，却有一条项链吸引了她的目光，店员为她介绍，这条项链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蝶舞沧海’，



她将它拿在手中，出神的望着它发呆。

“沉，这款项链好别致哦！”

“楚先生，这已经是最后一条了……”店员为难地说。

夏沫循声望去，目光在刹那间交汇——

楚暮沉！

真的是他！

她正在想，如果她沿着他们一起走过的街道再走一遍，是否还会遇到他？

是遇到了！

没想到经过了四年的苍茫岁月，他还是她记忆深处的那个他，闪耀如昔，光彩夺目。只是，他仿佛对于这场重逢毫不意外，就只有那一双望着她的深邃眼眸里，透着一种光芒。

那种光芒，有情还似无情。

她淡然微笑，瞥开视线，看到了他身边那位明媚动人的女子，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女人的名字应该叫——唐濡！

到底，他们还是在一起了啊！

唐濡顿时也认出了她，对她灿烂一笑，继而转向身边的男人温柔的说：“沉，难得我这么喜欢一样东西，可惜夏小姐也喜欢，我们也不好让夏小姐吃亏，我看，要不我们出双倍的价格买下来，你看好吗？”

“随你！”他淡然应允，有意无意的目光落在夏沫身上。

夏沫也同样静静地凝视他，毫无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项链，那吊坠上的蝴蝶翅膀就像是两把锋利的刀刃，划破了她的手心，但她感觉不到疼。



“夏小姐，你看……”唐濡转身对夏沫弱弱地说着，眼中却难掩盖那一丝得意。

夏沫看到了，垂下眼眸望着手中的项链，其实，别说两倍价格，即使是百倍千倍，也不是她想要的。

“梦里花开，蝶舞沧海，不过都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象罢了，这款项链不适合我，唐小姐如果喜欢，就拿去吧，不必出双倍价格。”她不想争辩那么多，把项链交给唐濡，转身离开。

却在经过楚暮沉身边时，她听到了那个低低沉沉的嗓音：“过去的终究会过去，有些问题，不必执著！”

这句话或许别人听不太明白，但夏沫听懂了。

她狠狠地咬一咬唇，仰起头来对他微笑：“楚先生不必多虑，我这次回国，是因为我的未婚夫也是中国人，我们准备在国内举行婚礼，日子已将近了。”

他那一双深沉又复杂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双目炯炯，一语不发，浑身却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魔力，仿佛能够洞悉人的内心世界。

许久，他缓慢地为自己点上一支烟，淡然反问：“是吗？”

“当然！”

“那我应该送上一份贺礼，毕竟，曾经相交一场！”他说。

“既然楚先生都已经说是曾经了，那么，相见不如不见！”她依旧以笑以对。

四年的时间，他已经把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练得炉火纯青，而她，则是习惯了微笑，习惯用微笑来隐藏自己的所有情绪。

唐濡看他们一来一往‘相谈甚欢’，不甘心被冷落一旁，主

动去挽住了他的手臂。

夏沫对她微微一笑：“唐小姐，同为女人，我想我应该奉劝你一句，男人这东西，就像你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他溜得越快；爱情这东西，它长了翅膀会飞，你不牢牢抓紧，它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完，她从容而去。

一直占尽上风的唐濡，没想到最后被夏沫奚落一番，看来，夏沫再也不是四年前的夏沫了，她变得淡定，变得谦卑，但是淡定中又有一种沉静的气质，谦卑中带着对男人和爱情的蔑视。

这样的她，比四年前更增添了一份耐人寻味的魅力。

而楚暮沉，他不发一语，始终看着那渐渐离去的背影。阳光透过窗户在他身上留下斑驳的影子，他的目光清冷，眼底温柔渐失，冷峻得有些可怕。

唐濡看着这样的他，心里有不安，有酸楚，那个夏沫，在他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

夏沫不知自己这一路是怎么回到家的，没想到回国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他，还是和唐濡在一起，她的心，并不像表面表现的这么平静。而此刻，面对着这个四年未归的家，冷清清的，冰凉凉的，到处布满尘埃，就像她的心情一样。如果不是客厅里摆放着的那张遗像，也许她都没有勇气再回来。

她走过去，点燃一束香：“爸爸，女儿回来了！”

遗像里的父亲，有着最沧桑的皱纹，有着最慈爱的眼睛，她无数次梦到父亲回到她身边，她在父亲怀里随便撒娇。可是最

终，她也没有让眼泪流下来，甚至还面带着微笑：“放心吧爸爸，你的女儿再也不是四年前那个只会哭着逃走的小女孩了，她已经长大了，您放心地走吧，黄泉路上，别牵挂女儿！”

她擦干净父亲遗像身上的灰尘，对父亲深深微笑，然后去给自己洗了个澡，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最后又给自己画了一个淡淡的妆。

做好充足的准备，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天使园。

天使园，是本市的一所孤儿院，开办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而她，就是在那个地方，遇到、并爱上了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楚暮沉！

只是，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再走上这条熟悉的道路，依旧会让她心颤——

四年了，这里改变了很多，物换星移今非昔比，唯一还在的就只有这条路，和那个人一起走过的路，一点一滴，都是回忆！

她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经过一段商务区的时候，她突然开口：“师傅，您等等！”

这里是她和他初次相遇的地方，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空地，就只有一棵树，他曾告诉她，这是紫云木，又叫蓝花楹，在荼蘼尽谢的季节，紫云木悄然绽放，从春末到秋初，一朵凋谢，一朵盛开，淡淡的紫色中又透着淡淡的忧郁，宛如在绝望中等待爱情。

而如今，紫云木下的山盟海誓犹言在耳，却只见高楼大厦平地起，至于那棵树，那些誓言，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小姐，你怎么了？”出租车师傅看她一直望着窗外。

“这里，什么时候盖起了楼？”

“就最近这几年吧，这一地带一直在开发，把很多旧的房子都拆了，这里就成了商务区。”

“我记得这里有棵树的，被砍了吗？”

“没有。”人家给她指着一个方向：“你看那里，那棵树就在那墙的后面。据说当时是要砍的，有个富商就把那一块地给买下来了，还建造了一栋别墅，那棵树，就在那别墅的院子里。”

“是吗？”

这样的光景，这样的萧索……

可是，即使那棵树还在，又能改变什么呢？

即使能多看一眼，也不过徒增伤感罢了！

她收回目光，对出租车师傅微微笑：“师傅，我们走吧！”

这一路上，所有的事物都在改变，所有的地方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好像只有天使园。

她下了车，仰望着大门：

天使园，我回来了！

这个见证她的爱情的地方，真的来到了这里，她竟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不知道，这里还有几个人记得她？

她把带来的礼物放在了门卫处，悄然走进去。

在园子里的最后面有一间小礼堂，节假日的时候有什么节目通常都是在这间礼堂里进行。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进去坐在了最后一排。

庆典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老院长在台上讲说：“下面请出楚天国际总裁，也就是我们天使园唯一的赞助商，楚暮沉先生，来为大家讲话！”

刹那间，好像一道晴天霹雳轰然劈下，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得刚刚的那六个字：楚天国际总裁。

下一秒钟，他就真的站在她面前了。

这一天遇到他两次，真的都是巧合吗？

然而，老院长不会当着所有孤儿院的孩子和领导们开这样的玩笑。

台上的楚暮沉都说了一些什么，她一句也没有听到，匆匆的离开了礼堂。

楚天国际总裁；

楚天国际总裁；

那个知名企业的领袖。

其实，她早就应该知道，他的身份不凡。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在乎他的身份如何，家世怎样，她在乎的只有他这个人，可是，相恋一年，他居然没有告诉她他的真实身份。

他为什么要瞒着她呢？

就是因为她身份卑微，出身贫困，没有显赫的家世和他匹配，所以他当初才要跟她分手的吗？

她心乱如麻，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棵海棠树下。

手摸上海棠树粗壮的枝干，这里刻着两个字：暮沉。

这是当年，她亲手刻上去的。

那时，他不是现在的他，她也不是现在的她，在海棠花开的时候，他们总是坐在海棠树下，她拿着医学系的课本，他监督她学习。

她不知怎的，看着书看着书，最后书本就不知被扔到哪里去

了，眼睛里只看到他。

“小笨蛋，我让你看书，不是让你看我。”他没好气地道。

“你比书好看。”她对他傻笑。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目光总是傻傻地追随着他，他一笑，她能高兴好多天，他一句话，她能记好多年。

而现在，她无法再回忆那个上辈子的自己，背靠着树杆，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楚暮沉，为什么在我决定放弃你的时候，又让我看见我自己的傻？

那两个字像是在嘲笑她，她抹不去曾经的一切，捡起地上的一颗石头，用尖锐的那一头用力划下去，只想把这个字划掉。可是，随着日月增长，当初的字已经深深的刻到了骨子里，她怎么划都划不掉，最后气愤地扔下石头，用拳头砸过去——

这一瞬间，她什么都没想，就只是为了发泄，谁知，在最后关头，她的拳头竟被一只有力的手掌包裹住。

她顿时一惊，回眸望去，是这个让她恨透了的男人。

“怎么拿树出气？他也得罪你了？”他淡然问道，眼中有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深意。

“你，你来做什么？”看她的狼狈吗？

她已经想不起有多久没有在人前放任自己的情绪了，现在这一幕被他撞到，她下意识的想推开他，却猛的看着他的手背上流出了血。

是他用自己的手挡住了她的拳头，最严重的是关节处，已经血肉模糊。

她惊呆了，说不出话来，眼泪顺着脸颊悄无声息的滑落。

“哭什么？”他紧盯着她那一张爬满泪水的脸庞，语气却依旧平静，听不出有任何的情绪。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别忘了，你是美国学成归来的医学硕士，如果让你的手受伤，那是天使园的损失。”他淡淡的解释。

原来，他在乎的是这个孤儿院里的孩子们会失去一个免费的医生，而不是为了她。

她心里一阵凄楚，咬紧嘴唇，却控制不住落下的眼泪。

隐隐约约中，好像听到一声叹息，下一秒，她就被他揽进怀里去了。

“今天上午你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现在应该出口气了吧？”他说。

“你，你，”她用力推他的胸膛，随着眼泪的坠落，声音也开始哽咽：“你的手在流血……”

她挣脱不了他，只有眼泪不停地落下。

到底，她还是不能对他的伤视若无睹啊。

他的手也因她这一声低喃，微微收紧。

“楚暮沉，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地位尊贵，我卑微的出身配不上你？我知道，你们这样的人常常都把感情当儿戏，以前是我太可笑……但是不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再纠缠你的，那些对我来说根本都不重要，我不看重你的财富地位，请你停止再揭开我的伤疤……”迟来的拥抱，迟到的温暖，让她的心都碎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地流进了她的脖子里，无法再说成一句完整的话。

“笨蛋！”他低低地骂了一声。

不顾手上的伤，扣住她的后脑，紧接着，那熟悉的气息就牢牢堵住了她的唇。

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被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全都制止了。

往日那些甜蜜的回忆，温暖的感觉，都像潮水一般奔涌而来，倾占了她的整个大脑，她好像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只能任他所欲为。

终于，等到他放过了她的唇，他的手依然握着她的后颈，额头抵着她的，不言，不语，但就是不放手。

“你，为什么……”她喃喃低问。

为什么还要对她做这种事？

他无言。

其实，她要的不多，只是一句话而已，只要他是有苦衷的，她什么也不问，也还是会原谅他。

可是，面对他的这一个行为，他只能沉默以对。

她死死地咬紧唇瓣，心里有种难堪，“楚暮沉，你到底当我是什么？”

她应该给他一巴掌，应该狠狠地骂他，可是，垂下眼眸，看到他流血的手，她什么都没做，推开他转身跑了。

他没有动，视线久久追随着她离开的方向，目光深沉，面容冷峻，让人无法揣测他此刻的心思。

然而，就在他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之时，她回来了，沉默的上前去扯住他的手臂。

他转过头来，看到了她手里的医药箱，眉梢微扬，而后在一

旁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

她在他面前蹲下身，把医药箱打开，拿起他受伤的那只手，给他消毒，包扎伤口。

一时之间，沉默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

“你还是不准备说什么吗？”她低声问。

“该说的，四年前我都已经说过了。”他始终冷静，语气淡然。

“那刚才呢？只是你一时冲动吗？”

“以后不要轻易在男人面前流眼泪，否则换成任何一个男人，大概都会这么做。”

这么说，今天即使不是她，是别的任何一个女人，他都会用一个吻去制止对方的眼泪？

她心里一阵刺痛，一句话也不再说，继续低下头去给他包扎。

如果她会失去理智，那是因为他对她还有情，可如果他当真绝情，她也不会在他面前表现自己的狼狈，不管心里有多痛，她选择了隐藏。

她在她的头顶上方，看不到她的表情，只知道她没有哭，也没有公报私仇故意拿他的手出气，他们之间的这份平静，平静的可怕。

终于，等到她大功告成，她依旧没有抬头，没有看他，语气多少恢复了平静：“我心里明白，你不爱我不是你的错。过去是我太年轻，以为自己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现在我终于懂了，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平等。”

说到这里，她看着他那只被包扎好的手，不忘叮嘱他：“你记得去一趟医院，这伤很严重，我也只是暂时帮你消毒包

扎，如果不好好处理，后果会更严重。至于刚才的事，还有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等到你的伤好了以后，我们之间，就两清了吧！”

从此两清，归于平静。

楚暮沉在听到这八个字的时候，他的手不可抑制地颤抖了一下。

只是，夏沫没有看到，她已经站了起来，背过身去：

“还有，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不要轻易做出让人误会的事来。可能在你眼中只是一场征服的游戏，到头来征服的不止是对方的心，也许还有生命，也许还有，一生的伤痛……”

她就是最现实的一个例子。

没有回头，渐渐走出了他的视线。

要说起来，回到天使园，她不能不去看看老院长，她和楚暮沉，几乎都是老院长看着成长起来的。

而这位老院长，也是一个一生传奇又不幸的女人，终身未嫁，把自己的青春、生命、以及所有的心血和全部的热情，全都奉献给了这所孤儿院。天使园，就是她的家，这里的孩子也都是她的孩子。如今，她已经七十八岁，已是白发苍苍的年纪。

夏沫拿着自己之前准备好的礼物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老院长一如很多年前一样，脸上永远有着最慈爱的笑容：

“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人通知我一声？”

“今天上午下的飞机，没有通知任何人。”夏沫微微笑道。

在这个城市里，她也没什么亲人了，就连曾经的同学朋友，也都四年没联络了。

老院长望着她脸上的那一抹笑容，慈爱的笑意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疼：“丫头，你好像变了很多，我看着这样的你，几乎都想不起四年前的你是什么样子了。”

四年前的一切，对于夏沫来说，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她不想再提起，拿起自己的礼物转移了话题：“院长，这是我送给孤儿院六十周年的礼物，还希望您不要嫌弃啊！”

“你还准备了礼物？”院长看到那个很大的长方形的礼盒，还是扁的，不由得笑道：“是什么礼物，快打开让我看看。”

夏沫把它打开，拿出一个一米左右长，一米五左右宽的表框来，里面是一副十字绣，以荷塘为背景，两个挥着翅膀的小天使，无忧无虑的嬉戏的画面。

老院长一眼惊艳，不敢相信的问：“丫头，这是你绣的吗？”

“是啊，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很想念大家，一次偶然间发现了这幅十字绣，我就买了下来，不过，断断续续的，前不久才刚绣好。”

她没有说，其实是因为课业繁忙，她还要半工半读，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她几乎是从每个夜晚的休息时间中挤出来的时间做这些。

院长听着她说，目光从十字绣上转移到她的脸上，什么时候起，那个天真爱笑的女孩子已经不存在了？这到底是因为四年的时间太可怕？还是一个男人的影响力太可怕？

“院长？您怎么了？”夏沫注意到她一直盯着自己看，关心的问。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幅天使图绣的太好了，我看就挂在我的房间吧，等到我走了以后，就把这幅画挂到会客大厅